

在12月19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欧美关系走向报告2025”发布会暨“欧美俄中关系”研讨会上，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习教授丁纯在视频发言中如此分析。在丁纯看来，在特朗普2.0时代，尤其是2025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炉以后，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若干长期假设被重新审视，特别是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也由此被纳入更为严格的战略成本—收益框架之中。丁纯此言，其实就点明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已经不太在乎盟友利益受损。所谓“战后国际秩序”，许多是美国深度参与一手造就的。在当年来说，是二战后空前强大的美国付出许多资金与武装，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启欧洲经济，并通过美军驻扎欧洲维护了欧洲的战后安全。但如今，情况变了。

丁纯认为，如何理解2025年的美国与欧洲关系，已无法仅仅依靠传统的盟友分析范式，而必须将其置于多重冲击叠加、相互强化的结构性环境中加以考察。丁纯认为，当下的美欧关系正同时承受着三重冲击。

其一为安全与战争层面的冲击。“这一冲击最突出的表现是美欧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已处于不同思路和立场。”丁纯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拜登政

府与欧洲方面在政治立场、制裁措施和军事援助上高度一致，这一点甚至被解读为北约‘重新发现自身存在意义’的标志。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其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引发了欧洲广泛的焦虑与警惕。”

其二为经贸与地缘经济层面的冲击。丁纯认为，特朗普希望与欧洲达成制度化与常态化的“对等关系”。其实，单看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就以“对等关税”之名，向美国的全球贸易伙伴宣布美国的“解放”。这无疑显示出在特朗普的心里，其认为美国与欧洲，与亚洲，与北美甚至南美、非洲的贸易伙伴，都不处于“平等关系”，换言之，美国是付出者、吃亏者。

“也正因此，无论在关键技术、供应链安全，还是在产业政策调整方面，美国都更加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和制度优势维护。”丁纯解读，“特朗普的做法罔顾欧洲的‘盟友特殊性’，使得欧洲自我感觉越来越像一个需要应对美国的竞争者，而不是一个可以共享规则红利的伙伴。”

其三为更深层的，指向西方所谓的“自由秩序与意识形态叙事本身”的变化。丁纯分析，尽管2025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话语层次仍然延续了“自由世界”“民主阵营”的表述，但在战略逻辑上却明显强化美国

所谓的自身的国家利益、文明竞争和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以丁纯提及的三重冲击来看，某些情况似乎是由特朗普个人的喜好有所达成。比如在8月15日，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所举行的美俄总统会晤上，特朗普所展现出的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热情以待，甚至被评论界一些人士称为“特朗普对普京的身体性喜欢”；而无论是2024年9月前往曼哈顿特朗普大厦会见身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还是2025年2月在白宫进行美乌总统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每每受到特朗普的冷眼以对，这又被评论界一些人士称为“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身体性厌恶”。然而，特朗普真会因为所谓的“身体性喜欢”而在美俄关系上对俄罗斯让步？而又因为某种所谓的“身体性厌恶”而不与乌克兰打交道？显然不会！

在对俄问题上，特朗普允许自己与普京展示出一种“打得火热”——在阿拉斯加同乘一辆“野兽”专车；普京10月上旬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于记者招待会上夸赞特朗普，称其“为解决复杂而持久的危机付出很多努力”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谢谢您，普京总统”，甚至还不忘贴上一段自己与普京同框的视频。但一旦发现其他国家

某些情况似乎是由特朗普个人的喜好有所达成。